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中国现代
短篇小说选

1918—1949

第五卷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五)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48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1 $\frac{3}{4}$ 插页2

1981年3月北京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书号10019·3098 定价1.90元

第 五 卷

目 次

杨 刚

爱香..... 1

周 文

山坡上..... 9

红丸..... 23

夏 衍

泡..... 32

蔡天心

东北之谷..... 51

肖 红

手..... 84

牛车上..... 100

小城三月..... 111

荒 煤

长江上..... 135

无声的歌..... 158

舒 群

没有祖国的孩子..... 168

沙 汀

- 兽道..... 188
- 在其香居茶馆里..... 198
- 一个秋天晚上..... 214
- 范老老师..... 228

宋之的

- 纪念堂..... 242

端木蕻良

- 鹭鹭湖的忧郁..... 252
- 浑河的急流..... 264

罗 淑

- 生人妻..... 291

屈曲夫

- 逼..... 307

严文井

- 风雨..... 322

陈白尘

- 小魏的江山..... 344

刘祖春

- 荤烟划子..... 373

邵子南

- “青生”..... 382
- 地雷阵..... 394

蔡希陶

- 蒲公英..... 423

贺 宜	
镜子的故事·····	441
白 朗	
生与死·····	447
姚雪垠	
差半车麦秸·····	461
伴侣·····	475
吴 强	
激流下·····	492
钟望阳	
小圈子中的人物·····	503
王西彦	
兽宴·····	518
人的世界·····	548
彭 慧	
巧凤家妈·····	587
碧 野	
灯笼哨·····	604
水阳江的沉郁·····	621
师田手	
大风雪里·····	635
陈学昭	
抗战胜利以后·····	644
丘东平	
友军的营长·····	650

雷 加

五大洲的帽子..... 654

鱈鱼..... 677

爱 香

杨 刚

腊月二十九晚上，陈太史第的前院是异常的静寂。厅堂黑暗，由堂屋左右的正房里，都有灯光从那面临天井的小窗户透出来；小窗户只有一尺来宽，三尺来长，所能透出的灯光微小得很，一点不能令光景显出什么热闹。各房间有时可以听见鼠子在地板上跑。倒是由右手正房中，时时透出一两声悠长的叹息，给这所近乎寂灭的邸第，加上了几分凄惨和抑鬱。

“爱香！爱香！要屙！”低弱迟缓的小孩呼声从右首拖院子里传出来，却没有人答应。孩子吃力地叫了几声，却“嗯——嗯——”的哼着哭起来，同时床在响。前边正房里的太太，一位面孔黄瘦，眉弯鼻直的中年妇人，一面接声叫“爱香”，一面自己走到拖院子里来。那三岁大的女孩子正爬在一张宽大的棕棚床上，杂在一些被褥衣服中间，翘起瘦棱棱的小脑袋，深陷的眼中挂着眼泪朝娘看一看，抽抽噎噎的说：“屙……屙巴巴，娘娘！”

“忍住，忍一点；爱香！”但她知道已经太晚了，疾忙走到床前，将孩子从被中抱出，要给她披衣。孩子大声的，沉重的哼着；忽然她用非常吃力的哭声说：“我忍不住——”立刻绿色的液汁由她下身冲了出来。做娘的骂了一声“冤孽呵，又不死！”忙着把孩子抱下搁在床边左首一只瓦罐上，给她披好衣服。

这时前房里“哄哇，哄哇”，一个婴儿哭喊起来。烦恼刻在太

太脸上；她踌躇的把那染了绿色粪汁的红被扯过来，但婴儿更加坚决的大声哭叫，象有种不能忍受的焦苦在咬她。这位辛苦的母亲到底起身要走；这时那病孩子却光起两只可怜的眼望望她，慢慢伸出一只手给她的娘说：“娘娘，我喜欢你。”接着她也指指前房说，“小妹妹在哭。”

做娘的全不在一种作答复的心绪中。她看了孩子一眼，自己说：“那女人又死到那里现眼去了？叫她不出去，总不安分，去闯祸。”于是她抽回脚步，走到通堂屋后身的门边去大声喊：“爱香！”空洞的大房子里传来一些回声，近乎一种讪笑。焦急在她心里变成了愤怒；她索性走到堂屋后身去叫“爱香！爱香！爱香！”一会儿后院子仓屋边气急败坏的跑出一个青年女子来，年纪约二十多岁，横的面孔将臃肿传染了鼻头和嘴唇。她穿着一件破毛蓝粗布罩褂，不够长，在膝上垂着里面的紫花大布棉袄，由那棉袄的边沿又絮絮挂挂吊出一些棉花来，她有一对鲢鱼脚，尖头鞋翘得很高，以致将鞋跟都踏在脚底下去，那鞋儿就变成了一双拖鞋；加之她裹的一条大黑布棉裤，因此无论她跑得如何急，也不过等于往前爬。但是一分钟内，太太已经抓住了她的粗大辫子，劈面刷下满满的几个嘴巴。她骂：“死女人，你倒好，你把小姐丢了不管，跑到厨房里去。那里在踏豆饼，轮得到你份上么？不争气，不安分的东西！”骂完又是几下子。爱香不敢大声哭，她只是抽抽噎噎的捧着那火烙似的面皮，候太太转了身，自己才怀着悲愤走进拖院子去。

孩子还在瓦罐上坐着。床里边那小红呢被被涂上一片粪迹，床单也染上了，床外边她自己的厚蓝被上也星星点点污了不少。爱香看看这些新近刚洗净了预备过年的东西，看看那缩在罐子上的小猴儿似的孩子，感觉着自己是一条被缚在磨房里的驴。

孩子一直就拿眼跟着她，见她骨堵着嘴自去坐下，不来理会她，便嚤嚤的似乎要哭，那声音柔弱得可怜。爱香又怕被前屋听见，赶快把她从罐子上抱起来，堵着鼻子替她收拾好了，从床右首红色衣橱里另拿出一床小被打发她仍然睡在床里边去。自己坐在床左首傍着一张两尺多长神柜形的红色小长桌，痴痴的对那盏洋灯尽看。人间的生活还没有发现这丫头的存在；只有困苦和辛酸一边一个夹着她，强迫她用毒虐和劳苦来磨灭自己。

从自己知道想念妈妈的时候起，爱香就觉得周围的环境与她无分。她所见所闻的都是些生面孔，恶声音；手掌常常无从预防的落在身上。梦境都使她提心吊胆。把事情作好，似乎是绝对超出她的能力以外的要求，因此她也是绝对不能叫支使她的人不望着她咬牙切齿，横鼻子竖眼睛。并且爱香的主人名义上是太太，实际上也是头上顶了无数磨盘的人。北院的姨太太是老爷的宠者；同时老太太，那权威的当家人，因为姨太太会生儿子，也把她当作家门福星。因此太太和一切属于她一系统的分子都成了地底下的人物。她的孩子们没有适当的看顾，她的丫头更是毫无保障。即使年岁已经到了该受人尊重的时候，爱香还是会被那些姨太太的孩子们在夏天中午时拖去跪在天井里石头上。别的丫头们只受自己直接主人的折磨，爱香却是大家拿来泄愤和开心的工具。太太不能保护自己的丫头，唯一的办法是交代她陪侍病了的儿子，不许她出去走动，免得见着那特权阶级，惹出祸来。既禁不绝这些走动，于是她反因一种变态心理而气恨爱香，更加打她。环境使爱香神经衰弱的惧怕着一切，但青年血性又使她几乎老是感觉愤恨，不甘心。

她定定的看着灯，愤激的泪珠一颗一颗沉重的往下落。她

不能想什么。脑子里在沸腾，其中翻滚着一个执着的念头：为什么她要活得比别人更不值价？为什么别人能吃她不能吃；别人能顽她不能顽？明明一家子许多人都在厨房凑热闹。平香来香替老太太装烟，吃老太太剩下的饼；来安，姨太太的丫头，替姨太太将大盘鸡丝炒豆饼端上北院去，得意不过似的。偏偏她就只能躲在一边偷看！偏偏她跑到厨房去白站一站就有挨嘴巴的罪状！她心里越想越有气，虽有极大的恐惧镇压她，还是胜不过她的愤恨。她决定偏要再跑去厨房一趟。孩子这时已经睡着了。她略定定神，便轻轻站起，小心的一步换一步挪到门前，将门开一点，由那儿挨身挤出去。才要转身，就觉着身后有人。爱香提起那吧哒吧哒快要撞碎了的一颗心，刚预备再缩进去，一只手已把她的背拉住，另一只握住了她的嘴。她马上转身将那人使劲拧了一下，便被那人拉着摸摸索索来到仓屋前面给老太太停棺材的空屋里来。

“你又被打了？”福保那挑水的雇工问。伸手抚摸她那肿胀的脸。

“问什么？难道不晓得？”她把福保推开了。那一个哑了一会，又问：

“你又出来做哄家伙？”随又赶快改口说：“你不要到厨房去了，我跟你拿几块饼来。老太太在那里看守得很紧。刚才还打了来香，又罚她跪；说她偷。你要是等她碰见，更不得了。”

“我不，我偏要去！我倒不一定要吃。为什么别人过年有得玩，有得吃，我就不能？不要你拿，我要去！”

“我是好意，怕你去了也是白白的，不敢拿，也拿不到手，等等太太又来叫你。”

“不要你管！”她一顿脚把福保的手一推，“打死我不与你相

干。横竖我是一条命在他们手上。我怕哄家伙？打死了更好。我到阎王那里去告状，追他们一家人的命报仇！你趁早躲开些。”结尾几句话差不多是用哭说的。说完，她擦着泪开了门，就跑出去。

厨房当中一只高脚独凳上巍然的坐着那位将近七十的老太太。她一手拿着一片碎豆饼，另一只手支着拐杖在那儿东看西看。常常扬起一张四方大脸，瘪起那片特厚的下唇吩咐工作者们好生爱惜东西，不许偷懒。有时她也走下独凳，背拖着拐杖，各处踉来踉去，眯起一对细篾片似的窄眼，俯身将人们的工作拿来察看，像一位极严格的监考官。独凳两旁，一边是平香捧着水烟袋失神的站着；另一边来香光膝头跪在几块木柴上，半跪半伏的在那儿拭泪。她们似乎已经被老太太忘记了。

占据厨房后部的是一列有四个大灶门的大灶。掌灶的周姐在第一个灶旁高凳上坐着，用一片三寸多长的蚌壳从一个瓦盆中杳起那绿豆和上白米磨成的浆，在锅中慢慢划一个直径约一尺的大圆圈，随划随倒浆入锅里去。热力立刻把那薄薄一层的浆烘成一张软饼。周姐把饼略略推动几下，又把它翻过来烤烤就提起来，摊在笊箕上，算得了。此时厨房里串来串去都是人。厨房的前部是又一工作场。听差，老妈子，丫头，打杂，挑水的全在，福保也在。他们有的在推磨磨浆，喂磨；有的扎把子，往第一口灶门那熊熊的火里添柴；有的杳浆，收饼叠饼；在靠壁案板上切饼和在小煤炉上炒饼的也有；还有人在摊开晒簞，簸箩和堂窝，将切的饼丝撒开，令它干了好保存。虽然这样的忙碌，但是很明显的是有不少人在“趁火打劫”。捞一张饼，趁老太太眼不见，快快咬一大口，又塞回板带里去；有些人却不那么自私，他们是宁可弄张饼，你咬一口，我咬一口。尤其是那些男人不讲脸，简直

把自己咬过的故意递给一位非相好的女人，邀得她横起眼来打一掌，又笑着骂一句“作死的！”有些女人们则从相好的男人裤腰里抢，这抢来的又被别个划着脸羞她的女人抢了去。大家嘻嘻哈哈，打打骂骂，禁令和侦察反而增加得采时的狂欢。老太太的声威和细小眼睛，在这男女工人群中全然失了作用。由她那伸得怪长的下唇和紧闭的嘴，可以看出她藏蓄了有不少的愤怒。

这时仓屋与厨房间的过道上，响起了一阵小孩的跑步声，嘻笑声。这是在家学里读夜书的孩子们回来了。老太太拄着拐杖迎出去。那些连跑带跳的孩子们一见她出来，有几个拨转头就跑了。一个天灵盖上垂着一根红绳细辫子的男孩却跳着扑在老太太怀中喊：

“老妈，老妈，我吃豆饼，要糖，要肉，要炒来吃，煮来吃，要吃许多。”不等老太太回话，他撒手又窜进厨房朝灶上跑。忽然他站住了，拿四个指头塞在嘴里，伸出另一只食指，指着灶背一个人嚷：

“老妈，来，来，你看爱香，她在偷饼。快点来，她想跑。你跑，你跑！”说时他就跑过去扯住爱香的衣服，将头顶在她身上，一面招手叫老太太。爱香紧绷着脸挣扎要逃，口里只叫“六少爷，饶我吧！我没有，没有。”她来不及挣脱，老太太已是鼓着腮帮子，划着拐杖，忙乱的赶上来。她拖出爱香的手来，没有什么；扯开她的衣服来搜也没有。六少爷掀起嘴巴叫：“我明明看见她偷了的，明明看见，等我来找。”他跑去灶背将笊箕锅盖乱丢，到底给他在第三口锅锅盖底下发现一团豆饼。老太太一把扯出来，恶狠狠将它举到爱香鼻头上骂：“这是哄家伙？婊子养的杂种儿子！没得你胀的？你要偷！这是供你的？供你们这些杂种子的？”正在骂得热闹，却听见有大叫爱香的声音，老太太抬头一

看，见是太太一个近身的老妈子在厨房门口叫，晓得是太太打发来的。正像火上加了油，她一言不发，把一团豆饼劈面摔在爱香脸上，抡起拐杖就打。似乎拐杖不尽兴，她又拖起一根劈柴来，照爱香没头没脸一口气打下去。被打的抱头闪避，大声嚎叫，显得狼狈不堪，那六少爷却看得有趣，他就提起脚朝爱香腿弯一踢，噗嗤，爱香跪在地上了；于是哈，哈，哈，他就大笑起来，满厨房的男女仆人们都看着这一幕不去解救，忿怒燃烧起他们的眼睛：

“这样子要打死人了！”

“好凶！由她打，打死了该她赔命，那怕她有银有势，‘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们愤恨的私语着。

此时爱香已是被打得不能站起来了。老太太将劈柴冲厨房门那儿一掷，将那惊呆了的叫人的老妈子骇了一跳。打人的吼吼的喘着气说：

“好，你太太护她！我一打就来叫。好，去，我去见她。平香！把这娼妇养的拖到她太太那里去！这是她教出来的好强盗女人，我还管不得，走！”

对于太太这真是一场意外的飞灾。她正因为病孩要拉的事又在拖院子里弄弄，心里恨着爱香，计划把她锁在这屋里，免得净跑；看见老太太这浩浩荡荡的一队押着囚犯直奔上来，少不得压下满心的憎恨与气苦，低头认罪，应许重重的处罚那丫头，此外她自然还有本分领受一切恶意的用狠毒和粗劣字眼凑成的语言。

爱香回到拖院子去，孩子又要拉。她顾不得一身疼痛抱她坐下瓦罐了，自己又支持着用水给孩子擦被，因为被又脏了。她擦一回，歇一回。无底的黑暗，无边的昏黄朦笼住了她。她想着自己的身世，推测自己的前途。既是生命的本身就是自己的

仇敌，那么人类的仇恨那一辈子能消灭呢？生人在世上的苦恼那一世能减轻呢？活着岂不是帮助人磨灭自己么？但是也好，活着罢。倚着这仇恨来活下去，虽然是磨灭自己，但是有眼睛的仇恨必然会领着自己倒底去报复一切该报复的！偏偏要活着，为的仇恨。

爱香糊里糊涂的像听见门轻轻响一下。她对着那门看，门稍稍开了一点，一只手伸进来，搁了一包东西在地上又缩出去了。她扶着桌子过去，将那包东西拿来一看，原来又是几张豆饼！她忘形的使劲将它掷在地下，却把孩子惊了起来。孩子看看地下，见她慌慌张张的在那儿拾饼，便嚙嚙的说：“豆饼，我要，”一面伸出小手来。爱香战抖的向她摇手，她不懂，反而哼着哭起来。前屋里立刻厉声问：“又在怎么搞？”爱香又恨又怕，急把整张豆饼塞入孩子嘴里，心里想：“你胀罢！”一方也为的不使孩子哭，她就继续不断的塞，塞，孩子来不及咽，一张嘴便给豆饼挤成了一个大皮球，豆饼还是不断地塞进去。孩子翻着白眼将头乱摇，两只手在嗓子里乱抓，嗓子里咕噜咕噜的，鼻翼抽风似的煽动。这景象爱香全不懂是怎么回事，她还是塞着，一面拍着孩子的背。马上孩子两眼一插，手足发冷下去，口里还填着一团大皮球似的豆饼。

山坡上

周 文

一

圆圆的火球似的太阳滚到那边西山尖上了。敌军的一条散兵线也逼进了这边东山的斜坡下。在那一条白带子似的小溪流边,就很清楚地蠕动着那几十个灰色点子,一个离开一个地沿着那条小溪拉连了好长。黄色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得见他们那些戴着圆顶军帽的头在动和板枪的手在动。几十支黑色枪杆的口子翘了起来,冒出一股股的白烟,噼吧噼吧地,直向着这东坡上的石板桥头一条散兵线射来,从弟兄们的耳朵边和头顶上掠了过去: 嗤~~~~嗤~~~~嗤~~~~好象蜂群似的在叫着狂飞。蹲在弟兄们之间的王大胜,知道营长在背后树林边督战来了,他赶快又用肩头抵住胸前的掩蔽物(这是临时在这桥头用许多大石头堆成的一条长长的矮墙),向着坡下沟边的灰色点子开了几枪。他刚刚从枪身上抬起脸来,忽然一颗子弹向他脸前的矮墙石尖上飞来,拍的一声,几块破石片和一阵石砂都爆炸起来。他赶快一缩颈子,把自己的三角脸向石堆后面躲下去,鼻尖在枪托上碰了一下。随后他抬起发青的脸,赶快举起右掌来,从额角直到下巴摸了一把,一看掌心和五指只是些石砂点子,并没有血迹,这才对着手掌心吐了一口宽慰的气,同时怕人家知道似

的连忙向两旁蹲着放枪的弟兄们扫了一眼。只见在这一条掩蔽物后面的几十个弟兄们，一个一个的都依然相隔三尺模样靠墙蹲着，都把军帽的黑遮阳高高翘起在额头上，紧绷着黑红的脸皮，挺出充血的眼珠子，右手不停地扳动枪机，噼吧噼吧地把子弹向坡下射去。他把眼光收回来的时候，就看见左肩旁隔三尺远蹲着的刘排长，正用他的左肩抵住胸前的掩蔽物，撑起黑杆子的步枪，用没有闭住的一只右眼，凑在枪的瞄准器后面，他那有着一条金线箍的圆顶军帽就好象嵌在枪身上似的在闪光。

“快放！”刘排长忽然把那戴着金线帽的头抬了起来，两眼喷着火似的向两旁很快的一扫。

王大胜赶快避开刘排长的眼光，不使他看见自己这还在发青的脸，便右手抓着枪机一扭，一推，卡的一声又把一颗子弹推上枪槽。在这很快的一个动作间，他从眼角梢似乎觉得刘排长的两眼又盯住他这很灵活的右手在闪光。

斜坡下的左旁，那一带抹着斜阳的黄绿色大树林边，一幅黄绸大旗忽然一闪地从那里撑了出来。随着一阵尖锐的冲锋号声，跳出了几十个灰色人们，手上都端着闪亮着刺刀的长枪，一路射击着向坡上冲来。登时那一片只是阳光的黄土坡上便零乱地动着许多恐怖的黑影。跑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一面呼呼翻飞着的黄旗。黄旗后面戴着圆顶军帽的一群里面，也随即吼出蛮号子来了：

“吓——吓——吓——呜~~~~~|||”声音非常尖锐而庞大，轰得天光发抖，连桥头的这一条掩蔽物都好象震得索索摇动。两旁弟兄们又加紧地一阵快放。

“打那旗子！”刘排长又伸起圆脸来，白着嘴唇，两眼向两旁一扫。

王大胜的嘴唇也发白，但左眼角梢依然好象被牵引着，老是觉得刘排长的两眼在看他。他于是立刻摒着呼吸，很灵活地把脸一伸，将右眼凑在瞄准器后面，指着那黄旗瞄得很清切，“哪，你看！”他心里这么喊一声，便把右手曲屈着的食指扣紧扳机一扳——叮！只有枪机上的撞针单调的响声。

“嘿，妈的！”他把发烧的脸一抬，粗声地喷着唾沫星子说；接着他就又用一种解释的口气加添道：“嘿，恰恰是这一枪瞎了火！妈的！”他说完了这话的时候，还是老觉得刘排长似乎在对着他从鼻孔发出冷笑，而且似乎看得他简直不把眼睛掉回去。他于是又凶狠狠的抓着机柄，退出那颗子弹，推上另外一颗子弹，推势太猛，把枪身都朝前冲了一下。

“你妈的！”他口里咒着，手指扣着扳机，向那飘来的黄旗一扳——吧！他立刻从枪身上抬起他那兴奋的黑红三角脸，只见那飘到半坡的黄旗一偏，随着一个灰色的人就倒下去了。那飞跑的一群突的都怔了一下。只听见桥头弟兄们的枪声都加速地在快放，在闪动的斜阳光中充满了白色的浓烟和火药的气味。

“哪，排长这回一定要说了：‘这回还是我的那一排出色，你看，王大胜那家伙，一枪就打倒敌军的旗子，这回一定要请镇守使升他班长’……”王大胜脑子里忽然电一般地闪过这个念头，他的眼角梢就特别觉得被左边的金线帽所牵引；他想望过去，看看刘排长在怎样对他闪着惊异的眼光。他掉过脸去一看，左肩旁的刘排长却正俯着脸，从胸前十字交叉的子弹带里摸出一夹银色尖头的子弹，嘴一歪，便把它按进枪的弹仓，随即又全神贯注地闭住左眼，用右眼凑在瞄准器后面，向掩蔽物下面瞄准。王大胜张开嘴，把眉头皱了一下，想：“嘿，他并没有看着我！”

他把脸掉向前面的时候，只见那面黄旗已被另一个灰色的